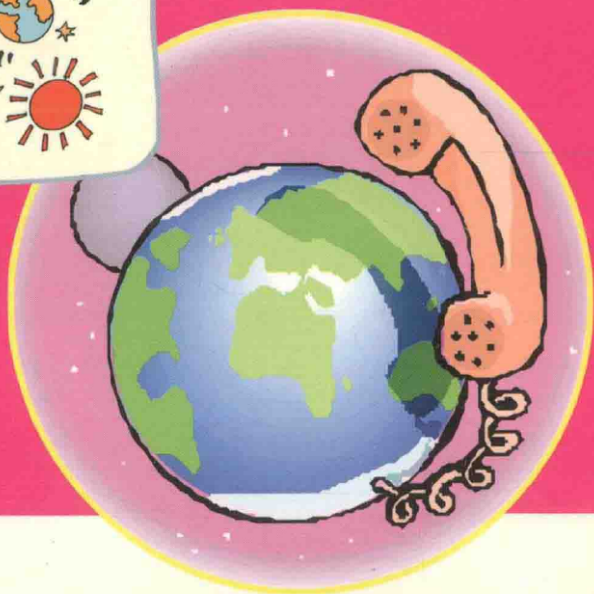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科普经典集萃

SHIJIE KEPU JINGDIAN JICUI

主编：梁金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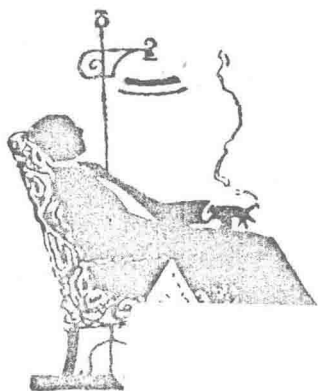
科幻篇 12



世界科普经典集萃

科幻篇 12

主编：梁金豹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世界科幻经典集萃

编 委 会

主 编：梁金豹

副主编：张延卫 葛晓峰

成 员：张中华、李 兵、李志新、王安然
缪依林、刘大壮、郑知秋、王 军
赵东卓、李明娅、郝淑丽、梅 霞
盛天乐、胡兵峰、孙 涛、陈丽丽

目 录

MU LU

神秘岛

(法)儒勒·凡尔纳/秦晓雨 1

月球人

(法)彼·布勒/李兵 99

星际旅行

(法)吉米·居厄/李双强 129

火星入

(法)布勒/徐芳 138

怪物

(法)巴雅韦尔/罗豪 150

猿人行星

(法)布勒/邵小泽 163

$E = mc^2$

(法)布勒/曲二兵 173

漫漫长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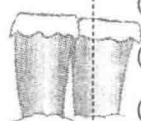
(法)巴雅韦尔/罗豪 182

奇父异子

(日)松左京/石大庆 192

第三行星的信息

(德)贝·舒谱恩/高红军 212



神 秘 岛

第一部 高空遇险

第一章

1865年春分前后，那场从东北方吹来的骇人暴风是令人难忘的，陆地和海洋都惨遭浩劫。

激荡的高空中，一只轻气球，像被龙卷风带到水柱顶上的皮球一样，卷进了一股气流的旋涡里，不停地转着。它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，飞掠于太空中。

气球下边系着一只吊篮，里面坐着5个人。在弥漫的浓雾和水汽中，很难看清他们。他们被阴云环抱着，分辨不清白天还是黑夜，连下边海洋的澎湃声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。

暴风已经刮了5天，从3月24日清晨起，暴风有了减弱的征象。飞行的人们发觉下面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气球正在逐渐瘪下去，气囊从球形伸长成了椭圆形。

辽阔的大海上，仍然翻腾着惊涛骇浪！这些不幸的人们所处的境况的确是惊险万分，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气球再下降！他们已经扔掉了所有的东西，甚至扔掉了吊篮，爬上了气球网，紧紧攀住网眼，注视着下面的无底深渊。

除了这5个人之外，还有一只狗也靠着主人攀在网眼上。

气球离海面只剩500英尺了，狗突然叫起来——前面出现了一片相当高的陆地。

如果一直飘去的话，至少得一个钟头才能到那里，气球里仅存的一点气体能支持下去吗？



气球贴水面更近了！

半小时后，距陆地只有一英里了，但气球已经耗尽了气力，褶皱不堪的悬在那里，只有上层还剩下一些气体。

当离岸只有 400 米远的时候，那只原以为决不能再飞的气球，在一个巨浪的打击下，竟突然出人意料地一下子升起来。一会儿工夫，它似乎又减轻了一部分重量，高升到 1500 英尺的上空。

最后，它终于降落在一个波涛冲击不到的沙滩上。已浸湿了半个身子的飞行员们彼此协助从网眼里脱出身来。气球由于失去了人们的重量，又被风吹起来，一会儿便消失在空中了。

吊篮里原来有 5 个人和 1 只狗，可是现在随气球着陆的却只剩下 4 个人了。失踪的那个人一定是浪涛冲击气球网的时候被卷到海里去了。这 4 个遇险的人一发觉少了一个伙伴，马上同时喊道：“大概他会游上岸来的。我们要救他！我们要救他！”

这几个被飓风抛掷在海岸的人，根本不是什么气球飞行员，而是一群战俘。正因为他们个个英勇，人人豪迈，所以才想出这种异想天开的逃跑办法。

他们是 3 月 20 日那天从里士满逃出来的，在空中连续飞行了 5 天。在可怕的南北战争期间，里士满是南方的要塞，当时正被尤利斯·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包围。

赛勒斯·史密斯是一位渊博的学者，他随格兰特将军攻占里士满，可是没有成功，不幸落到敌人手里。史密斯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，瘦骨嶙峋的，约有 45 岁。他的头部长得非常端正，仿佛生来就是为了铸在勋章上似的，两眼炯炯，嘴形庄严。他是一个从舞锤弄斧做起的工程师，不但脑子灵，而且手也巧。他热情乐观，见多识广，永远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无限的信心和坚强的毅力。他常常引用 17 世纪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的话作为座右铭：“即使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，我也能够承担任务、坚忍不拔。”

赛勒斯·史密斯就是勇敢的化身，他既是一个活动家，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。

和史密斯同时被俘的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。这就是《纽约先驱报》的通讯记者吉丁·史佩莱，他是奉命跟随北军作战地报道的。他是第一流的记者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消息送给自己的报刊。他是一位精明强干、体力充沛、办事敏捷、善于开动脑筋的人，他环游过世界各地。他谈吐热情，行动坚决，浑身是胆。他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写稿，参加过各次战役。

吉丁·史佩莱身材高大，体格健壮，大约40来岁。他只要目光一扫，就可以把一切景象一览无遗了。

这两个人曾经各闻其名，现在一起被押送到里士满，一见面就建立了友谊。不久以后，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目的，那就是逃回格兰特的军中，为联邦的统一而继续战斗。

这两个美国人一开始就想找机会逃跑，但里士满戒备严密，逃脱似乎是不可能的。在这期间，史密斯遇到了一个昔日的仆人，他是一个愿意为史密斯竭尽忠诚的人。他的父母都是黑奴，他在工程师家里出生。史密斯反对奴隶制，早就让他自由了。但这个叫纳布加尼察的黑人不愿离开主人，他情愿为主人效死。他大约30岁，强壮、活泼、聪明、伶俐、温柔、和顺，有时还有点天真，平时总是一团高兴。

一听到主人被俘的消息，纳布毫不犹豫就来到里士满，冒了20多次生命的危险，才潜入这座被围的城市。史密斯瞧见纳布的喜悦和纳布找到主人的高兴，简直难以形容。

但要想顺利逃跑，除非遇到特别的机会。

里士满被北军包围着，南军也同被俘的北军一样被围困着离开不了。为了能和南军的李将军取得联系，里士满总督建议利用轻气球越过包围线，直达南军兵营。

气球预计在3月13日夜间起飞，还要有和缓的西北风。但那天却刮起了飓风，风暴很快就猛烈起来，气球起飞只好延期。

轻气球灌足了气，放在一个广场上，只等风势稍弱就启航。

两天过去了，天气并没有什么转变。

19日夜晚过去了。第二天早上暴风加倍猛烈，气球更不可能起飞了。

那天，史密斯在大街上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喊住了。这是一个水手，名叫潘克洛夫，年纪大约35岁到40岁，体格强壮，皮肤黝黑。他曾航遍各大洋，参加过一切可能和几乎不可能的探险。他是一个大胆而勇猛的家伙。年初的时候，潘克洛夫有事到里士满来，带着过去的船长的孤儿，这男孩子才15岁，叫赫伯特，潘克洛夫像对待亲生子女似的爱护他。在围城以前，他们没能离开这座城市。潘克洛夫从来不肯向困难低头，他决定想法子逃出去。

他听说过工程师史密斯的大名，也了解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在囚禁中的苦闷。因此，这一天他毫不犹豫地拦住工程师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史密斯先生，你在里士满待够了吗？”

“先生，你打算逃跑吗？”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。

工程师敏锐地打量了一下这个目光炯炯，面孔爽朗的水手，确信他是一个诚实的人。

潘克洛夫作了自我介绍，然后说：“用那只气球，我看它正是为我们预备的……”工程师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了。

水手的计划倒十分简单，除了生命危险以外，什么危险都不用冒。史密斯的眼中闪耀着满意的光芒。想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，——他决不是坐失良机的人。

“晚上，大家都到那里集合！”就这么说定了。这5个意志坚定的人就这样打算在暴风雨中碰碰运气了！

9点半钟，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从不同的方向来到广场，大风吹灭了汽灯，广场上一片漆黑。官方似乎没想到气球会丢，因此没有在广场上设岗。

5个人一言不发地在吊篮里各自坐了下来，潘克洛夫按工程师的指示把系网索的沙囊一一解开。就在准备起飞的时候，突然跳了一只狗进吊篮里，是工程师的爱犬托普。这只忠实的畜生挣断链索，赶上了它的主人。

潘克洛夫把沙土袋扔出去，然后解开钢缆，气球斜着往上升去，由于起势猛烈，吊篮在两个烟囱上碰了一下，然后才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在飓风的推送下，气球以惊人的速度飞行着。5天以后他们从云隙中看到了下面的汪洋大海。

他们如今被抛弃在远离祖国 6000 英里的荒凉海岸上。工程师史密斯丢失了！

第二章

遇难的人从云端掉在这片似乎没有人烟的海岸上以后，很快就清点了一下他们的全部物品。除去随身衣服之外，他们一无所有。不过，史佩莱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只表，那无疑是由于疏忽才保留下来的。他们没有武器，没有工具，甚至连一把小刀都没有——所有的东西都扔了。

看来，他们只好赤手空拳给自己创造一切了。

按照潘克洛夫的意见，他们决定首先准备些食物，以帮助恢复体力。

“石窟”暂时还足够用来安身，篝火生起来了，保留一些炭火也很容易。石缝里有的是鸽蛋，海滩上有大量的蛤蜊。高地上有成千成百的野鸽子在盘旋，不论用棍子或石头都很容易打下几只来。邻近的森林里可能会有可以食用的果子。最后的一个有利条件是：附近有淡水。赫伯特还在石头的凹处找到了一些海水蒸发以后留下来的盐。

3月26日清晨，悲哀的纳布又沿着海岸向北走去，他到了出事的海滨——史密斯就是在这个地方失踪的——纳布不相信主人已经死去。

通讯记者留在洞里照顾篝火，同时注意着是否能帮助去寻找主人的纳布。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去森林里打猎。

临出发的时候，赫伯特提出找一些火绒的代用品。于是潘克洛

夫从他那大花格子的手帕上撕下一块来，在火上烤成一块半焦的破布。这样就有了这块容易引火的焦布，他们把它放在石洞中间的一个小窟窿深处，免得遭到风吹和受潮。

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向河的北岸走去了，进了树林。他们首先从一棵树上扳下两大根粗树枝来，做成棍子，然后又在石头上把棍子的两头磨尖。

为了不致迷失方向，潘克洛夫决定沿河往前走，这样就能随时回到原出发点。

森林里没有人迹，只发现了兽类的脚印。这倒是值得庆幸的，要知道在太平洋的任何一个岛屿上，都是有人反比没人更可怕！

赫伯特用抛出的石块打鸟，但只打中了啄木鸟的翅膀，还是让它逃掉了。他们也没发现可以吃的果子。

一棵树靠近地面的枝上歇满了锦鸡，两个猎人用棍子象镰刀割草似的把它们一连串地打下来，地面上一会儿就堆了一百只左右了。水手用柔韧的细枝把它们穿成串。

他们想多找一些野味供给“石窟”里的居尼吃，于是继续前进。

树林间又飞来了另外一群鸟，这是些有着鲜艳的栗色羽毛的松鸡。因为这种松鸡不容易接近，很难捉到，水手决定用绳子钓。

“像钓鱼似的钓松鸡吗？”听了这个提议，赫伯特惊讶地喊道。

“是的。”潘克洛夫一本正经地回答说。他已经在草丛里发现了六个松鸡窝，每个窝里有三四个蛋。水手十分小心不把鸡窝弄坏，他知道松鸡一定会回来的。

水手用细爬藤接起来，做成了每根长 15 到 20 英尺的钓丝。他又从一棵刺槐上把粗大结实的倒刺扳下来，绑在爬藤的一头当作钩子，把在地面上爬的大红毛虫当作钓饵。

安排完毕，潘克洛夫悄悄地将绳子带钩的一端放在鸡窝附近，拿着绳子另一端，和赫伯特一起藏在一棵大树后面。

当松鸡回到窝里时，水手轻轻拉了几下绳子，虫子像活着似的微微一动，很快就有三只松鸡被钓住了。

赫伯特高兴得直鼓掌，水手很谦虚地说，这种发明的荣誉不属于他，这不是创举。

将近6点钟的时候，两个猎人筋疲力尽地回到了“石窟”。通讯记者还在出神地想着史密斯失踪的事情。

天空呈现的险恶景象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。晚上7点钟了，纳布还没有回来。赫伯特认为纳布是寻找到了新的线索，他坐立不安，想出去找纳布。但在这又黑暗又阴森的天气里，还不如在家里等他回来。赫伯特只好放弃计划，急得泪珠直滴。

天气变了。狂风刮过海滨，倾盆大雨被暴风吹得和滚滚灰尘一般。砾石在风浪的逼迫之下撞击着海岸，发出哗啦啦的巨响。

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，纳布还没有回来，毫无疑问，是可怕的天气把他阻拦在外边了。

晚餐吃的是猎得的野味。饭后赫伯特很快就睡熟了，潘克洛夫也困了。

夜渐深，外面的风雨也愈紧。史佩莱焦急得睡不着觉，满脑子想的都是纳布。

夜色已经深沉了，大约在第二天早上2点钟的时候，正在酣睡的潘克洛夫突然被推醒了。

是通讯记者，他说：“我好象听见狗叫的声音！”潘克洛夫仔细听了又听，果然在风雨间歇的时候，远处似乎有狗叫的声音。

“是托普！”赫伯特一醒来就喊道。

于是三个人一起向“石窟”的洞口冲去。大风把他们吹得直倒退，最后终于出去了，却只能一动不动地倚在岩石上。夜色非常昏暗，海洋，天空和陆地都漆黑一片，连一丝亮光都看不见。

狂风中，他们毫无办法，就这样站了几分钟，浑身都湿了，眼睛也让风沙迷得睁不开。

在暴风雨稍微停歇的时候，又听到狗叫了，声音的来源离这里还相当远。

一定是托普！然而它是孤零零的还是有人和它在一起呢？

水手回“石窟”里拿了一束点着的干柴跑出来，把它扔在黑暗里，同时吹起了尖声的口哨。

好象远处就在等这个信号似的，狗叫声立刻接近了。不久，一只狗跑着跳着进了通道。

果然是托普！

但它孤零零的！纳布和它的主人没有和它在一起！

奇怪的是：托普显得既不疲倦，又不劳累，甚至身上连一点烂泥都没有！

托普发着短促的叫声，好象要大家跟它走似的。于是潘克洛夫往炭火里加了几块木柴，又用手帕把剩余的晚餐包起来带在身上，随着狗向外冲击，他的后面紧跟着通讯记者和赫伯特。

风雨正急。他们在大风里弯腰前进，但还是跑得很快，托普在前面领路，方向固定，毫不犹豫。

6点钟的时候，天亮了。他们离开“石窟”大约有6英里了。这时候托普变得非常焦急。它一会儿跑到前面去，一会儿又跑回来，好象在催他们快一些似的。然后它就离开了海岸，神秘的直觉，促使它毫不犹豫地一直往沙丘中走去。他们紧跟在后面。

离开海岸5分钟以后，托普在一座高沙丘背后的洞口停住了，它一声比一声清楚而响亮地叫起来。三个人向洞里走去。

一个人直着身子躺在草铺上，纳布跪在他的旁边……

躺在那里的正是工程师赛勒斯·史密斯。

通讯记者跪到史密斯僵卧着的身体旁边，解开他的衣服，把耳朵凑在他的胸前。

一分钟就好比一个世纪那么长！他努力倾听着那极其微弱的心脏跳动声。

经过很长时间的仔细检查以后，他站起身来：“还活着呢！”

潘克洛夫也跪到工程师身边来，他甚至还觉出唇边有一丝呼吸。

赫伯特马上出去找水，他发现一条清澈的小溪。但是找不到盛水的器具，他只好把手帕在小溪里浸湿了，然后跑回洞里。

手帕使工程师的嘴唇湿润了些，冷水立刻发生了奇效。史密斯的胸部吐出一口气，似乎想说话。

纳布又产生了一线希望，他把主人查看了一遍。史密斯浑身上下一点伤痕都没有，这的确令人奇怪。

他们用水手的绒衣进行按摩。一阵剧烈的按摩后，工程师苏醒过来了。他微微动了动胳膊，呼吸也逐渐正常起来。他由于精力耗尽而陷于瘫痪状态。

史密斯终于死里逃生！

纳布叙述说，他往北面那一带海岸找了很久都没有结果，又沿着海滨走了两英里，后来在沙滩上发现了许多脚印。脚印全在满潮线上，非常清楚。他跟着脚印跑了四分之一英里，在天渐渐黑的时候，找到了托普。托普把他带到了主人的身边。

看来，工程师是自己走完这一英里多的路，从海滨来到沙丘的这个山洞里，他究竟用什么方法做到这些的呢？这件事除非工程师亲自解释了。

史密斯的胳膊又动了一下，接着又动了动头，然后他说了几个字，但是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。

在他们的大力照护下，工程师开始恢复知觉了。他喃喃地说，“荒岛还是大陆？”就又昏睡过去了。

他们用树枝做了一付担架。这时候，史密斯又苏醒过来。潘克洛夫把带在身上的松鸡肉冻给史密斯吃了一点。

工程师听了他们的叙述，也为他自己竟然躺在离海滨一英里的山洞里而奇怪。

他知道得很少。波浪把他从气球网上卷到海里，起初下沉了几米深，在往水面上升的时候，朦朦胧胧觉得托普在身边挣扎着想救他。托普咬住他的衣服，使他浮在水面。他拼命游泳，挣扎了半个钟头以后，就沉到很深的地方去了。以后的事什么也记不清了。

经过验证，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和工程师的鞋子完全符合，这脚印肯定是他留下来的。

大家都认为一定是托普把迷糊中的工程师拖上海滩，引他来这儿的。

担架上铺了野草和树叶。他们把工程师抬回到“石窟”前。

潘克洛夫不由得吃了一惊——可怕的暴风雨使这里的面貌大大改变了。

他急忙冲到通道里去。海水一直灌到通道的最里面，所有的东西都被冲坏了。

火灭了，留着代替火绒的焦布也不见了！

第三章

暴风雨使“石窟”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除了还在昏睡的工程师，大家都知道了发生的事情。

水手认为这件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。不过，工程师就是一个小天地，他是一切科学和全部人类智慧的综合。因为有工程师在，大家满怀信心。

由于一路的颠簸，工程师睡得很舒服。

黑夜来临了，寒风直灌进来，“石窟”里冷得几乎不能住人。大家把自己的外套和坎肩都小心地盖在工程师身上。

水手心里非常焦急，千方百计想要取火。纳布也帮助他试验。他找到一些干燥的地苔，用两块鹅卵石砸出火星来，但还是点不着。他又模仿着土人的办法，用两块干柴摩擦起来。他和纳布进行了一番剧烈的运动，小木块固然磨热了，但还是没有结果。

干了一个小时以后，潘克洛夫浑身大汗，赌气把木块摔在地上。赫伯特也这样试了一下，累得大汗淋漓，也只好放弃这项取火工作。

第二天早上，工程师醒来了，开口就问：“荒岛还是大陆？”

“我们还一点也不知道哩！”潘克洛夫答道。

“明天我们就知道了，”工程师已经注意过西面的那座高山，“明天我们就爬到山顶上去，那时候就可以知道这片土地是荒岛还

是大陆了。”

水手把前一天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现在没有火了。史密斯好象一点也不为火的问题而操心。他沉思了几分钟，然后说：

“朋友们，我们的处境也许相当悲惨。假如是在大陆上，那是可以到达有人居住的地方的，只是费力多少的问题。要是在荒岛上呢，如果岛上有人，我们可以由居民帮助，想法子脱离这个窘境；如果岛上没人，那就只好自己想法子了。把事情往最坏处想的话，我们就只能在这里做长期打算，考虑怎样舒舒服服地住下来了。”

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由工程师和通讯记者留下，顺便观察一下海岸和上面的高地，另外三个人到森林里去，一方面搜集柴火，另一方面抓些飞禽或走兽。

大约上午10点钟的时候，水手他们出发了。潘克洛夫还在嘀咕着生火的事情。

这一次猎人们没有沿循河道，而是直接深入丛林。这里的树木大多属于松柏科，看来当地的纬度较高。

赫伯特发现一棵树上的果子可以吃，这是南欧松，松子已经熟透，非常好吃。

突然，托普边叫边钻到一丛树木里去了，夹杂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奇怪的声音。

三个人赶紧跟上去。

灌木丛里，托普正咬着一只野兽的耳朵在和它搏斗，赫伯特认得那是水豚，是啮齿动物中最大的一目。

纳布握紧了棍子正打算过去把它打倒，它却挣脱了托普的利齿，低低地叫了一声，就跑进丛林不见了。

三个人马上跟着托普一起追上去，水豚却跳到一个古松覆盖下的水池里不见了，托普纵身跳进水池，可是水豚躲在水底不出来。

不一会儿，水豚露出水面想呼吸，托普拖住它到了岸边，纳布一棍子便把它打死了。

他们扛着水豚，沿着托普找的原路，很快就到了河边。

潘克洛夫又很快地做了一个木筏，木筏顺流而下，带着木柴和猎物，一直向“石窟”漂去。

水手突然扯开嗓门欢呼了一声。

只见岩石丛中，有一缕轻烟正袅袅上升。

史密斯和通讯记者的旁边，一堆篝火正噼啦作响。

原来，工程师和通讯记者各有一只表，工程师用一点土把两块表上的玻璃片的边缘粘上，中间灌了水，就做成了一个放大镜。它把太阳光聚在干燥的地苔上，不久地苔就燃烧起来了。

“石窟”里又变得舒适起来，不仅是因为有了温暖的炉火，而且还用木柴和泥土重建了隔板。

水手和纳布把洗净的水豚烧在篝火上了。

晚餐非常丰盛，有水豚肉，马尾藻和松子。

这一晚安然度过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

第二天，他们精神抖擞地爬起身来，准备参加决定他们命运的一次远征。

一切都已准备停当，只等出发了，剩下的水豚肉至少还够吃一昼夜。潘克洛夫烧了一些焦布代替火绒。

早上7点半，每人都带着木棍，沿着森林里已开辟过的小道出发了。9点钟，他们到达了森林的西部边缘。刚刚走过的一带，最初地面尽是沼泽。后来是一片干燥的沙地，但是始终很少起伏，直到这里才逐渐形成斜坡，从岸边一直往内陆高地延伸。

他们一直朝着高山前进。

走出森林以后，山区的形势就呈现在眼前了。这座山有两个火山锥；其中的一个高约2500英尺，锥顶好象被削平了般，下面有许多拱柱似的乱石支持着，像只大爪子站在地上，向四面撑开的足趾间形成很多峡谷，谷里树木丛生。面向东北的山坡上树木较少，可以看见上面有一条条很深的罅隙，那里一定是水道。

第二个火山锥在第一个的上边，略呈圆形，稍稍偏向一边。好

象一顶歪戴在耳朵上的大圆帽子。这个火山锥看来全是由泥土构成的，表面上突出一块块的红石头。

他们打算沿着支脉的山脊爬上第二个火山锥。

这里显然曾经发生过地震，到处都是乱石和碎片。

曲折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，他们只好慢慢地往山上爬去。到12点钟的时候，第一个高地才走了一半路。右边有一个隆起的海角挡住了视线，看不见那边有没有陆地。左边可以往北一直看到几英里以上，但往西北部他们所住的那一带地方看去，视线就突然被一道奇形怪状的山脊遮住了。

他们吃了饭，又继续前进。他们互相蹬着肩膀，协助着翻过一段100英尺左右的陡坡。爬上一个平台，又十分小心地继续登山。

较低的火山锥顶部被削平成一块高地，临近第一高地时，登山十分困难。

快到4点钟了，他们走完了最后一带林区，好在这天万里无云，大气宁静，否则一阵微风也会对他们的攀登不利。

夜幕低垂下来，他们费尽气力，爬了7个钟头，直到天黑才达到第一个火山锥顶的高地上。

水手用石头围成一个火炉，堆了些干柴和地苔。他们把火石打出火星来，点着焦布，燃起了一团烈火。

吃完饭，工程师史密斯不顾疲乏，想乘着天没有黑透以前再探索一番。因为要是找不到爬上山顶的路，那么就没法视察西方的陆地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登山的目的将成为泡影了。

赫伯特陪着工程师，沿着高地的边缘往北走，步行了20分钟以后，两个火山锥的斜坡到这里合并成一个了，坡度将近70度。他俩不得不放弃从下面绕过去的念头。不过，他们反而因此找到了一个爬上火山锥顶的机会。

他们面前有一个深洞。那就是火山口。凝固的熔岩和硬结的火山渣形成一层层宽阔的天然阶梯。这样，要爬到山顶上去就很方便了。

史密斯带领着少年，毫不犹豫地向着巨大的山洞里走去，火山内